



■这是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3号“祭祀坑”出土的青铜器局部(3月19日摄)。 新华社发

三星堆考古出土文物至今已超5万件

1929年的春天,广汉三星堆月亮湾,麦子尚未抽穗,鸣虫已经苏醒,我们可以想见,其时暖风翻起湿润土地上的绵延尘雾。位于成都平原西北的这片土地,此时,走来三个普通的中国农民。

“这是三个普通的中国农民,他们不知道今天的劳动会惊醒沉睡数千年之久的古蜀文明”。当地农民燕道诚,习惯性高高举起了锄头,挖沟——

斑斓的一坑玉石器,逐渐出现在他不解而惊诧的视线里。

这是三星堆文化在千年之后和我们的首次相见。

在肖平所著的《三星堆——青铜之光照耀世界》一书中,他用诗一般的语言,缓缓开始讲述这个激动人心的事件。

玉石随后流入坊间,“广汉玉器”名噪一时。据新华社信息显示,1986年,考古工作者在此发现1、2号“祭祀坑”,出土珍贵文物1700余件。青铜大立人、青铜神树、贴黄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……文物之精美、风格之诡谲,超出了人们当时的认知范围。

从此,三星堆名扬天下。

35年后的这个春天,中国国家文物局在成都公布,三星堆遗址再次发现距今约3000年的6座古蜀“祭祀坑”,发现大量重要文物,包括黄金面具、青铜人像、青铜尊、玉琮、象牙微雕、丝绸……这些文物不仅进一步说明三星堆的发达灿烂,更向人们展现了中华文明早期相互交融的辉煌图景。

曾经,这里是中华文明早期互融发展的高潮。在新华社2021年3月23日文章《中国故事|三星堆:一个开放包容的文明》中,记者写道:

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,遗址面积约12平方公里,是中国西南地区目前发现的范围最大、延续时间最长、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遗址。广汉市曾有一景点名叫三星伴月堆。后来考古发掘确证

“三星伴月”所说的三个相连的土堆,就是三星堆古城的城墙。

从成都平原出发向西北方向行驶,平原慢慢在身后消失,起伏的丘陵、拔地而起的高山,绵延到远处,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龙门山。亿万年来,青藏高原板块向东南推覆形成这条天然分界线,西侧是雄奇壮美的川西高原,东侧是富庶的天府之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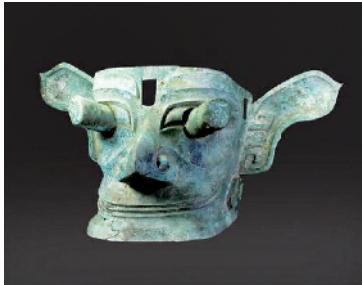
三星堆就位于龙门山脉西侧的平原上。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说明,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源头最早可追溯到距今约4500年的宝墩文明。在那个时期,黄河上游经历了一个小冰期,气候变得干旱,人们顺着江流寻找更加丰润的土地。一部分黄河上游的人群向南迁徙,来到了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支流湔江(鸭子河)南岸三星堆这个地方,发现这里气候适宜,既可以渔猎,又可以种植水稻,因此他们定居了下来,与这里的原住民,以及逆流而上的长江中下游人群交流融合,成为中华文明早期互融的实例。

三星堆是中华文明早期互融发展的一个高潮,是人口迁移的重要地点,积淀时间长、文明发展程度高,同时孕育了灿烂辉煌的青铜文明。在神话传说中,古蜀文明历经了五个王朝,分别是蚕丛、柏灌、鱼凫、杜宇、开明。因多件出土文物上有鱼凫的图案,很多专家推测三星堆就是“鱼凫王朝”的国都。

“沉睡三千年,一醒惊天下。”三星堆遗址最早发现于1929年,1986年发现的1、2号“祭祀坑”出土金杖、面罩、神树、象牙雕饰等珍贵文物1720件。迄今三星堆历次考古出土的铜器、玉石器、金器、陶器和象牙等的数量已超过5万件。

这多达五万件的润前人手泽之宝,究竟即将给我们透露怎样神秘而恢弘的过往?

我们的解码,就从这里逐一开始。



■铜纵目面具 三星堆博物馆供图



■上图为1986年,考古人员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工作。受限于当时的条件,现场裸露在空气之中,没有被完全封闭保护起来(三星堆博物馆供图);下图为3月10日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拍摄的4个大小不同的“考古舱”。

新华社发

四川省社科院杰出研究员、巴蜀文化学首席专家谭继和接受新快报采访,他说——首次“发现丝绸已化为灰土的痕迹”证实蜀人丝绸也是中华丝绸文明起源摇篮

本次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的一个重要亮点,就是“发现丝绸已化为灰土的痕迹”,“这也是三星堆的新贡献”,四川省社科院杰出研究员、巴蜀文化学首席专家谭继和,在接受新快报《收藏周刊》专访时难掩兴奋之情。他说“用织机经纬交织出来的平纹丝绸,这在3000年前是很高超的技术”,“三星堆丝绸发现,最大的价值和意义,是考古佐实了文献记载的巴蜀文明与中原文明5000年以上交流交融的文脉基因发展历史”。

以下为记者和谭继和先生的对话。

收藏周刊:谭先生您好。请问这次三星堆的最新发掘,您最关注到哪一点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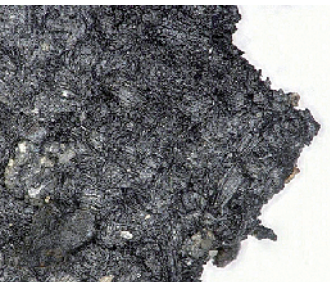
谭继和:最令我兴奋的是发现丝绸已化为灰土的痕迹,这是巴蜀丝绸实物考古的第一次新发现。它是用织机经纬交织出来的平纹丝绸,这在3000年前是很高超的技术。它的发现,证实了文献记载的巴蜀丝绸的渊源,上承《山海经》记述的5000年前“欧(即吐)丝之野”(指成都平原)蜀人已掌握蚕吐丝的技术;下又为2000多年前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木制织机锦缎提花机(世界上最早的织机实物)的创制,开拓了新路。后来的蜀锦蜀绣、汉唐成都能够成为中国丝绸三大中心之

一,成都有“锦城”“锦里”“濯锦江”等美称,这都是三星堆丝绸技艺薪火开新路的丝绸文脉带来的根基性影响。

中国是世界上丝绸文明唯一的始源国,“农桑文化”是中华文明起源的独有特征。它的起源模式是满天星斗,多点、多源、多地域、多样化。四川也是中华丝绸文明起源的摇篮。四川优越秀冠的“天府之国”农桑文化的数千年文脉,就包括三星堆时代的卓越贡献。我于2017年5月曾在《光明日报》发文论证天府也是丝绸文明的重要摇篮之一。那时河姆渡、钱山漾、红山文化都有最早的4000年至6000年前的蚕茧丝绸遗存或痕迹,唯独四川还没有。所以,我就论证三星堆青铜大立人穿的是黻黼锦衣,上面花纹是“锦绣缎”,上绣织有鸮鸟、兽面等多种花纹,垂直飘逸、线条流利。如此精美图案,非锦衣绸衣缎衣不可,“缎”也是蜀人最早创制。因此,这次发现丝绸实物痕迹,怎不令人兴奋?

三星堆丝绸发现,最大的价值和意义是考古佐实了文献记载的巴蜀文明与中原文明5000年以上交流交融的文脉基因发展的历史。从五帝时代到夏商,黄帝嫫祖之子昌意就与蜀

山氏通婚联姻,在蜀中若水生下的儿子高阳氏颛顼,还成为五帝之一。他的后裔大禹,就出生在西羌石纽,夏桀娶的也是岷山女儿琬和琰。直到商周,巴蜀与炎黄华夏两个部族集团联系都很紧密。古蜀国有五代蜀王,第一代先祖叫蚕丛,最早作为食虫部族,从食野蚕开始,后来发现它能吐丝,于是发明了栽桑丛聚养蚕的技术,故取名“蚕丛”,甲骨文的“蜀”字就是“蚕丛”的形象。而嫫祖颛顼高阳氏集团带来了中原缫丝织绸的技术。这两大集团的技术发明组合在一起,就是巴蜀丝绸发明的来源。黄帝“垂衣裳而治”的礼治文明,就包括巴蜀锦绣缎的贡献。三星堆丝绸是对长江上游古礼治丝绸文明产生、形成和发展的独特贡献。



■“祭祀坑”黑色灰烬中提取到了肉眼不可见的丝绸制品残留物。 新华社发